



*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ils*

尼尔斯 骑鹅旅行记

【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著
杨银玲◎译

Lagerlöf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ils*

Selma Lagerlöf

尔 斯
旅行记

玛·拉格洛夫◎著
袁玲◎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 (瑞典) 塞尔玛·拉格洛芙著; 杨银玲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680-3480-7

I. ①尼… II. ①塞… ②杨… III. ①童话—瑞典—近代
IV. ①I53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04371号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瑞典) 塞尔玛·拉格洛芙 著

Ni'ersi Qi'e Lǔxíngjì

杨银玲 译

策划编辑: 王京图

责任编辑: 李 静

封面设计: 伊 宁

责任校对: 北京佳捷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监印: 朱 玢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电话: (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录 排: 北京欣怡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289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顽皮的小男孩	1
第二章	凯布讷山的大雁阿卡	19
第三章	尼尔斯的快乐旅行	37
第四章	格莱明吉古堡里的老鼠	56
第五章	库拉山的鹤之舞演艺大会	70
第六章	在下雨天里	79
第七章	三个台阶的阶梯	85
第八章	龙讷比河岸	89
第九章	卡尔斯克鲁纳城	98
第十章	飞往厄兰岛	107
第十一章	厄兰岛南端	112
第十二章	大蝴蝶	120
第十三章	小卡尔斯岛	123
第十四章	两座城市	135
第十五章	斯莫兰的传说	147
第十六章	乌鸦	152
第十七章	老农妇	170
第十八章	从塔贝里到胡斯克瓦纳	180

第十九章	大鸟湖	184
第二十章	乌尔沃萨夫人	199
第二十一章	家纺布	203
第二十二章	卡尔和灰灰的故事	208
第二十三章	风精灵	239
第二十四章	解冻	253
第二十五章	大拇指儿和熊	257
第二十六章	洪水	269
第二十七章	小灰雁黛羽	279
第二十八章	斯德哥尔摩	290
第二十九章	老鹰戈尔戈	302
第三十章	飞越耶斯特里克兰	312
第三十一章	在海尔辛兰的一天	319
第三十二章	在梅代尔帕德	331
第三十三章	在翁厄曼兰的一个早晨	337
第三十四章	西博滕和拉普兰	344
第三十五章	放鹅姑娘奥萨和小马茨	357
第三十六章	和拉普人在一起	364
第三十七章	返航！	374
第三十八章	海里耶达伦的传说	378
第三十九章	韦姆兰和达尔斯兰	388
第四十章	海岛宝藏	399
第四十一章	飞往威曼豪格	407
第四十二章	回家	410
第四十三章	和大雁分别	420

第一章 顽皮的小男孩

小精灵

三月二十日，星期日

从前，有个小男孩，大概十四岁左右，个头儿倒是不矮，只是不很壮实，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怎么说呢，他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好孩子，除了吃饭和睡觉，能让他感兴趣的就是干点儿坏事了。

一个星期天上午，这个小男孩的父母准备去教堂。他穿着件衬衫在桌旁坐着，心里美滋滋地打着如意算盘：这下可好了！爸爸妈妈都要出去，总算有两个钟头的自由了。“嘿！我可以把爸爸的鸟枪拿下来，放他一枪，也不会有人来管我了。”他自言自语道。

可是，爸爸准准地猜到了男孩的心思，他本来都已经要出门了——实际上一只脚已经踏在门槛上了——却突然停下来，转身对尼尔斯说：“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和妈妈一起去教堂，那你可要好好在家里念福音书。记住了？”“好的，”尼尔斯答应说，“没问题。”他嘴上虽然答应得痛快，心里却在想：念不念两说呢，看心情吧。

小男孩觉得他以前从来没见过妈妈做事那么麻利过，只见她迅速走到壁炉旁边的书架前，把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

取下来放在窗口的桌子上，翻到了当天要念的那一章。她还把《新约全书》也翻开放到了桌子上。然后把大圈椅拉到了桌边。这张大圈椅是去年在教区拍卖会上买来的，平时只有爸爸才可以坐。

男孩坐在那里想：妈妈这么费心，真是多此一举。因为照他自己的打算，顶多念上一两页。可是，他这点小心思又被爸爸识破了。爸爸好像永远都能猜到他心里在想什么似的。爸爸走到小男孩面前，严厉地吩咐说：“记住，你要用心念！等我们回来，我要一条一条地考你。如果你敢漏掉一页，我饶不了你。”

“这一章一共有十四页半呢，”妈妈提醒他任务很重，“你得马上坐下来开始念，才能全部念完。”

他们总算走了。小男孩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觉得自己好像又钻进了他们的圈套。“这下他们该得意了，他们一定觉得自己这一招挺厉害，这样就可以把我拴在家里乖乖地念这些说教了。”

事实上，他的父母可没他想得那么轻松愉快。相反，他们忧心忡忡的，一点儿都不放心他。

他们是穷苦的农民，拥有的田地比一个园子大不了多少。刚搬来的时候，他们只能养得起一头猪和两只鸡。凭着两个人的勤劳、能干，家里才渐渐有了牛和鹅。按说，这样的家境他们已经很知足了，在这样明媚的天气里去教堂本应是心满意足、幸福快乐的。然而，他们一想到儿子，就不由得愁上心头。爸爸抱怨说这孩子又笨又懒，在学校里什么都不愿意学，整天不学无术、东游西逛，就连放鹅这么简单的事情也干不好。妈妈认为爸爸这些抱怨都没错，不过，最让她揪心的是这孩

子又野又坏。他对动物很残忍，对人也爱使坏心眼儿。“愿上帝给他善良友好！”妈妈说，“不然的话，不但他自己要遭殃，我们也得跟着受牵连。”

男孩站在那里犹豫了好一阵子，要不要去读那些训诫呢？想来想去，他觉得这回最好还是识趣点儿吧。他舒舒服服地在大圈椅上坐下，开始念起书来。他有气无力地叽里咕噜念了一小会儿，自己那含混不清的咕哝声正好做了他的催眠曲——他开始打盹了。

外面的天气可真好！虽然才是三月中旬，但男孩家住的那个镇子在瑞典南部的斯科讷省，这时候那里已经是春回大地了。虽然还没有绿茵遍野，却到处都已透出生机勃勃的嫩绿了。沟渠里已经涨满春水；渠边的款冬也开花了；石头缝里的野草已经返青；远处的山毛榉树林好像每一秒都在膨胀，变得越来越茂密了；碧蓝的天空显得那么高远。

大门虚掩着，云雀那婉转的歌声直钻到屋里来。院子里的鸡和鹅悠然地踱来踱去，连牛圈里的母牛也觉察到了春天的气息，不时哞哞地欢呼几声。

男孩一边念着书，一边像个磕头虫似的直打盹儿。他竭力不让自己睡着，心想：“不行，我可不能睡着，不然一上午都念不完的。”

然而，他到底还是睡着了。

他不清楚自己是只睡了一小会儿呢，还是睡了很长时间，反正是突然听到身后微微有点动静就醒了。

他正对的窗台上刚好放着一面小镜子，从这个小镜子里差不多可以看到房子的各个角落。男孩一抬头，不经意地朝镜子里一瞥，就看到妈妈的那个柜子的柜盖儿被打开了。

妈妈的这个大木柜，是个又大又重的镶铁橡木衣箱，除了她自己，谁都不许打开它。箱子里珍藏着她母亲留给她的遗物，以及各种她心爱的东西：两套过时的红粗布农家女衣裙，配着短马甲和编织衫，一件镶珠胸针，浆得硬挺挺的白色亚麻布头巾，以及沉甸甸的银饰和项链等。如今大家早已不时兴穿戴这些东西了。妈妈有好几次打算把这些老古董处理掉，可终归还是没横下心来。

现在，男孩从镜子里看得一清二楚，那个大木柜的盖子千真万确是敞开着的。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妈妈是盖上盖子才出门的呀。只有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绝对不会让柜子盖敞着就出去的。

他有些担心又有些害怕，心想，会不会是屋里有小偷进来了。他一动也不敢动，眼睛死死地盯着镜子。

他正在那里坐等小偷现身，突然惊奇地发现柜沿儿上有团黑影。太奇怪了！那团像影子的东西，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楚，很快，他就看清那团东西竟然是个小精灵，他跨坐在柜子边上。

男孩倒是听人家说起过小精灵，可他没料到小精灵是这么小的小东西。这个坐在柜沿儿上的小精灵长得还没有巴掌高，老气横秋的脸上布满皱纹，但没有胡须。他披着一件黑斗篷，穿着齐膝的马裤，头上戴顶黑色的宽边帽，看起来齐齐整整的，挺可爱。他的领口和袖口上都缀着白色的蕾丝边，裤子背带上打着蝴蝶结，穿着带襻扣的鞋子。他从箱子里取出一块绣花布，坐在那儿惊羡地反复审视着，根本没发觉男孩已经醒了。

男孩看到小精灵，虽然觉得很意外，却并不怎么害怕。那么小的小东西确实也没什么好害怕的。小男孩见那个小精灵

看得全神贯注，根本没留心周围的动静，便决定去捉弄他一下，比如，把他推到柜子里，盖上柜子盖之类的。多好玩儿！

可他又有点胆怯，不敢用手去碰小精灵，就扫视着屋里，想找个什么东西能戳到小精灵。他的目光从沙发床移到折叠桌，又从折叠桌移到壁炉。他看看壁炉旁边架子上的烧水壶和咖啡壶，又看看半敞着的柜子里那些锅碗瓢盆刀叉勺，也看了看墙上挂在丹麦皇家肖像画旁边的爸爸的猎枪，又看看窗台上盛开着的天竺葵和倒挂金钟；最后，他的目光落到挂在窗框上的一个旧的捕蝶网上。看到捕蝶网，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抓到手里，朝着柜沿儿挥过去。没想到，居然一下子就把小精灵给捉住了，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做到的。那个可怜的小家伙被捕蝶网头朝下扣住，脱不了身了。

一开始，小男孩也没想好怎么对付这个俘虏，他小心翼翼地把捕蝶网摇来晃去，不让小精灵站稳，免得爬出来。

小精灵开口哀求男孩放掉他。他说他多年来一直护佑着男孩的家，给他们家带来好运，好心总该有个好报吧。他还说，如果男孩放开他，他愿意送给男孩一枚古币、一个银勺子和一枚跟男孩父亲的银表底盘儿一样大的金币。

男孩立即同意了这个条件。其实，他倒不是对这些东西动了心，主要是因为他捉住了小精灵之后，心里有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跟一种神秘而怪异的生灵打交道，而这怪异的生灵和他不是同一个世界的，所以，他正巴不得赶紧甩开这个麻烦呢。

他把捕蝶网稳住，好让小精灵爬出来。但眼看小精灵就要爬出来的时候，小男孩忽然又变卦了，他觉得应该再跟小精灵多要些值钱的好东西，至少也得加上这样的条件：小精灵必

须施展魔法把那些布道词塞到他脑子里。“哼，我如果就这么放了他，岂不是太傻了！”他这么想着，便使劲儿摇晃起手里的捕蝶网，想让小精灵再跌回网底。

突然，一记重重的耳光抽来，抽得他感觉脑袋都被震成碎片飞出去了。他一个趔趄撞在了墙上，又被弹到另一面墙上，然后摔倒在地，晕了过去。

他醒过来的时候，屋里只有他自己。柜子盖又盖上了，捕蝶网还是像往常一样静静地挂在窗边。要不是挨过耳光的右颊火辣辣地疼，他一定会认为刚才不过是做了一场梦。

“这件事不管我怎么解释，爸爸妈妈也不会相信的，”他心想，“他们肯定不会因为什么小精灵就免我背诵经书。我最好还是赶紧往下念吧。”

可是，当他朝桌子走过去的时候，他觉得好奇怪，好像房子不可思议地变大了。为什么走到桌子那里要比平时多走那么多步？这椅子是怎么回事？它看上去没比以前大啊，可是现在却要踩着椅子腿上的横撑才能爬上去。桌子也一样奇怪，他得坐在椅子扶手上才能看到桌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男孩琢磨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了，一定是那个小精灵对椅子、桌子和整个房子都施过魔法了。”

那本《〈加拉太书〉注释》还摊在桌子上，表面上看起来和刚才没什么两样，可实际上也中邪了，他得站到书上去读才行，否则一个字也看不到。

他读了几行，不经意地抬了一下头，目光一扫，刚好看到了那面镜子。他不由得大叫一声：“老天！又来了一个！”

因为他在镜子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儿，

上身穿件帽衫，下身穿着皮裤。

“怎么，这家伙和我穿的一模一样！”小男孩惊讶地攥紧了拳头。可是他立即看到镜子里的小人儿也攥紧了拳头。接着，男孩故意揪揪自己的头发，掐一下自己的胳膊，还原地转了一圈，镜子里的那个小人儿也分毫不差地做了同样的动作。

小男孩围着镜子走了好几圈，想看看镜子后面是不是藏着一个小人儿。可是他发现镜子后面什么都没有，这一下他害怕了，吓得浑身直发抖。因为他现在意识到，那个小精灵对他施了魔法，他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个小人儿就是他自己。

大雁

小男孩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小精灵。“我一定是在做梦，也许是幻觉，”他心想，“肯定过一会儿我就又变成人了。”

他站在镜子前闭上了眼睛。过了几分钟，他估摸着梦幻应该消失了，就睁开了眼——然而，并没有如愿，他还是和刚才一样小。模样倒是没什么变化，还是和从前一样，稀稀拉拉的黄头发，鼻子上长满雀斑，皮裤上打着补丁，袜子上有几个破洞，这些都是老样子，只有一点不同：他身上的一切都成了原来的缩小版了。

不行，这样干站着等肯定不行，得试试别的办法。想来想去，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找小精灵讲和。

他四处寻找小精灵，一边找一边哀求着，把能想到的各种好话都说尽了。他说，他以后对任何人都不再说话不算数；他以后再也不捣蛋，念经书时再也不睡觉了。如果能把 he 再变成人，他一定会做一个善良、友好又听话的孩子。可是，好话说尽，却一点用都没有。

突然他灵光一闪，想起妈妈曾经跟他说过，那些小精灵都会在牛棚里安家。于是，他立即决定去牛棚看看能不能找到小精灵。幸亏屋门开着条缝儿，不然他根本够不着门栓打开门。现在倒好，他毫不费劲地从门缝里钻出去了。

他到门廊里找他的木鞋，因为在屋里待着的时候他只穿着袜子。当他看到那双又大又重的木鞋时可真犯了愁，可是又一看，门槛上还放着一双很小的木鞋。小精灵居然把木鞋都细心地给变小了，他意识到麻烦大了：看来小精灵并不打算很

快就把他变回人类。

房前的木板路上，有只灰雀在那里跳来跳去。他一看见小男孩走过来就大喊起来：“叽叽，叽叽，瞧那个鹅倌儿尼尔斯！瞧那个拇指娃娃！瞧拇指娃娃尼尔斯·豪格尔森！”

听到小灰雀这么一喊，院子里的鸡呀鹅呀全都扭过头来看着小男孩，叽叽嘎嘎地议论起来。“喔喔喔，”公鸡欢呼道，“真是恶有恶报！喔喔喔，叫他再揪我鸡冠！”“咕咕嗒，罪有应得！”母鸡们幸灾乐祸地咯咯笑着。那些大鹅挤成一团，伸着长脖子头挨头相互打听：“谁把他变成这样的？谁把他变成这样的？”

最最奇怪的是，尼尔斯竟然能听懂他们说的话。他大吃一惊，像是脚底生了根似的呆呆地站在台阶上，心中暗想：“肯定是因为我变成了小精灵，所以能听懂鸟语了。”

母鸡们喋喋不休地数落着他的各种恶行，他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拣起一块石子朝她们扔过去，恼羞成怒地叫道：“闭嘴，你们这群话痨！”

可是他没想到，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让母鸡们望而生畏的大孩子了。那群母鸡一起朝他冲过来，把他团团围住，齐声高叫：“咕咕嗒，罪有应得，咕咕嗒，罪有应得。”

尼尔斯想躲开母鸡们的围堵，可是那群鸡一直尖声大叫着追着他，他觉得自己的耳朵都要被吵聋了。要不是凑巧那只家猫走过来，他恐怕永远都没法脱身了。那些母鸡一见到猫儿，就立刻安静下来，都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地上找虫子吃。

尼尔斯飞快地跑到家猫跟前，说：“亲爱的猫咪，你一定对周围的每个犄角旮旯都很熟悉，对吧？好猫咪，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小精灵？”

家猫不紧不慢地坐下来，尾巴绕着爪子优雅地盘成一个圆圈儿，她抬眼看了看尼尔斯，没有说话。这是一只大黑猫，只有胸口有一小片白毛，浑身的毛又光又滑，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她蜷着腿，深灰色的眼睛眯成一条细缝，看起来很温驯。

“我确实知道小精灵住在哪儿，”黑猫慢悠悠地说，“不过，我可没说愿意告诉你。”

“亲爱的猫咪，帮帮忙，快告诉我小精灵在哪儿。”尼尔斯说，“你看，他给我施了魔法，把我变成什么样子了！”

家猫稍稍睁开点儿眼睛，射出一道绿光，扭了扭身子，很神气地叫了一声，这才开口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因为你时常揪我的尾巴吗？”

这下可把尼尔斯惹恼了，他情急之下忘了自己现在变得又小又弱，怒气冲冲地朝猫奔过去：“哼，我还要再揪你的尾巴，再揪你尾巴。”

家猫一下子变了个样儿，尼尔斯简直无法相信这就是那只一向温驯的猫咪。只见她浑身毛发根根直竖，弓着腰，腿蹬得老长，爪子有力地抓着地，尾巴缩得又短又粗，两只耳朵向后贴着，张大了嘴巴，眼睛里充满怒火。

尼尔斯觉得总不能被一只猫吓住吧，便朝前逼近了一步。那只猫身子一耸，一下子弹起来把尼尔斯扑倒在地，前爪踩住他的胸口，张着大嘴朝他的脖子咬过来。

尼尔斯感觉到猫的利爪透过马甲和衬衣，抓破了他的皮肤，尖牙在他脖子上威胁着蹭来蹭去，弄得他痒痒的。他拼尽全身力气高呼救命，可是根本没有人来。后来，他感到猫收回了爪子，松开了他的脖子。

“这次就算了，看在女主人的面上饶你一回。我只不过想

让你领教领教，现在咱们俩谁厉害。”

黑猫说完，扭身走了。她又恢复了常态，还是那么乖巧温驯。尼尔斯沮丧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好赶紧去牛棚里寻找小精灵了。

牛棚里总共只有三头牛，可是尼尔斯一进去，里面就又是哞哞的叫声又是牛蹄子嗒嗒的踩地声，乱成一片，让人听起来觉得里面至少有三十头牛。

“哞、哞、哞，”那头名叫“五月玫瑰”的牛吼叫道，“世间自有公道在啊，真是大快人心！”

“哞、哞、哞。”三头牛一起议论纷纷，声音一个高过一个，尼尔斯根本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

他想打听打听小精灵住在哪里，可是那几头牛都在扯着嗓子大声嚷嚷，谁都没听见他的问话。那场面就像他平时把一条陌生的狗放进来一样，她们后腿杵着蹶子，脖子摇来摆去，脑袋伸出老长，犄角直冲着他。

“有胆量你就来！”“五月玫瑰”说，“让你尝尝我蹄子的厉害，包你忘不了！”

“来呀，”那头名叫“金百合”的牛说，“尝尝在我犄角上跳舞的滋味吧！”

“你过来，去年夏天你用木鞋扔我，我今天也要让你感受一下被扔木鞋的心情！”那头名叫“小星星”的母牛气哼哼地说。

“还有，你那次把马蜂放到我耳朵里，现在该算算这笔账了。”“金百合”又想起一桩伤心往事。

这三头牛中，数“五月玫瑰”年纪最大，最有智慧，脾气也最大。“你过来，”她怒不可遏地说，“我今天要好好教训教

训你，多少回你在你妈妈挤牛奶的时候偷偷把牛奶桶抽走；多少回你在她提着牛奶桶走过的路上挖陷阱；多少回你把她气得站在这儿掉眼泪！”

男孩想告诉她们，他对自己干的那些坏事非常后悔，如果现在她们能告诉他小精灵在哪里，他从今以后永远永远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但是那几头牛根本不听他在说什么。他见她们闹得那么凶，真害怕有哪头牛会挣脱缰绳冲过来，最好还是赶紧离开牛棚吧。

出了牛棚，他彻底绝望了。看来，谁都不愿意帮他找到小精灵。再说，就算找到了小精灵，也不见得会好到哪儿去。

他爬到长满蔷薇和青藤的宽围墙上坐下来，心里开始盘算，万一他永远不能再变回人，那该怎么办呀？爸爸妈妈从教堂回到家会觉得这也太离奇了，一定会这样，所有人都会觉得很离奇。人们会从全国各地赶来瞧热闹，东威曼豪格镇、托尔坡镇还有斯可鲁坡镇，整个威曼豪格县的人都会来看他的笑话。说不定，爸爸和妈妈还会把他领到基维克集市上现眼哪。

哎呀，如果真是那样，就太糟糕了！他真希望从此不会有人再看到他了。

他感到难过极了。这个世界上还能有谁比他更不幸呢？他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怪物！

过了一会儿，他慢慢想到了不再属于人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他将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他再不能够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了，也不能在父母死后继承这个农庄了，当然也不会有哪个姑娘肯嫁给他了。

他坐在那里，凝视着自己的家。那间小木屋又矮又小，以前总觉得会被那个又高又尖的屋顶压垮；厦房也非常小；院子